

10.04



74



第六辑

淮安文史资料



1988

写史 读史 用史

征集、编写和出版文史资料，是周总理生前交给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。切实做好这项工作，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广大文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。

近几年，由于市委、市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、支持，我市文史资料工作有了新的进展，已征集到各类史料一百六十余万字，图片五十多幅和部份日记、函电、手迹等实物资料，出版《淮安文史资料》六辑，计一百三十余篇，近六十万字。这些资料，多为各方面历史见证人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，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淮安近百年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教等各方面的情况，生动具体，可读性强，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和欢迎。目前，《选辑》不仅被北师大历史系，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室和省档案馆等单位，列为史书索引和藏书，而且从一九八六年起已先后传到台湾、香港、日本、巴西等地区和国家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的联系面和团结面，调动了社会各界人士为统一祖国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，进一步提高了淮安的知名度。

实践证明，文史资料工作在人民政协中占有重要地位，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一项有益当代、惠及后代的重要工作。当前，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正在蓬勃发展，

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“治理经济环境、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”的指导方针，进一步深入人心，爱国统一战线空前广泛。新的形势对我们文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，因此，希望政协委员、文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，认真学习、宣传和贯彻全国第五次文史工作会议精神，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把资料征集始终放在首位，突出一个“抢”字，通过多领域、多渠道、多形式、多层次，广泛开展征集工作，不断扩大征集面。同时要注重社会效益，提高出版质量，畅通发行渠道，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，以进一步发挥文史工作的独特作用。

淮安市政协主席

祝以信

1988.12.

目 录

- 我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……………曾树英(1)
- 张冰邵天雷及其《冰雷合稿》……………郭寿龄(4)
- “中山先生叫我学造船”
- 回忆父亲杨俊生……………杨家盛(15)
- 附：(1)上海中华造船厂党委书记兼厂长
张定鸿同志在杨俊生同志追悼会
上致的悼词
- (2)《杨俊生同志追悼会在沪举行》的
新闻报道
- 回忆爸爸汪达之……………汪如一 汪心一(29)
- 毛君元征传……………陈慎侗供稿(34)
- 刘鹗与罗振玉……………武 澍(39)
- 近代金石考古家罗振玉……………王汉义(48)
- 太医韩达哉生平及其《医学摘瑜》……………殷大彰(55)
- 先父高行素生平概述……………高鸣珂(60)
- 我参加“两航”起义的回忆……………张荣浩(65)
- 回顾走向光明的时刻……………郭 震(71)
-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
- 回忆盐阜区中教研究班……………武仲英(76)
- 三十年代初淮安县立中学的片断回忆……………姚士贵(82)
- 忆鲁西戴李窑头一战……………郭 震(91)
- 淮扬镇守使马玉仁交权经过……………江琴荪(94)

淮安河北是淮盐转口集散地

- 兼谈明清时期盐务概况……………卢耀西（ 97 ）
- 抗战前后淮安县田赋征收概况……………王健夫（ 102 ）
- 沦陷期间淮安县的三种税收……………王健夫（ 107 ）
- 苏北名刹湖心寺……………毛鼎来（ 112 ）
- 湖心寺主持楞定二三事……………王健夫（ 124 ）
- 河下古天兴观……………马济中 许春杨（ 127 ）
- 梁红玉籍贯考……………钟士和（ 137 ）
- 河下曲江园考述……………王名泰（ 142 ）
- 小沧洲……………刘怀玉（ 152 ）
- 读者·作者·编者……………（ 155 ）
- 《淮安文史资料》一至六辑目录分类……………（ 157 ）

我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

曾树英

一九六〇年冬天，我在南京中山陵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。时间虽然过去了二十八个年头，我仍然经常地沉浸在那幸福的回忆之中，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时展现在我的眼前……。

我是一个农家姑娘，一九六〇年由淮安淮城初级中学（即原淮安市第三中学）考入南京体育学院田径系（60）乙班读书。进入初冬的一天下午，班主任李婉芳老师找我谈话：“明天上午，中央领导同志陪同外宾到中山陵参观游览，周总理可能来，市领导要我们学院组织一批学生去游中山陵。你是团支部书记，你也去吧！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很兴奋，便愉快地答应了。

第二天上午八点多钟，我们在系党支部王书记的带领下，步行前往中山陵。路上，我与同学哈宝书说：“周总理要来了，我们能见到，真是机会难得呀！”我们到了中山陵不久，就看到几辆轿车疾驶而来。外宾和中央首长下了车，我一眼就认出周总理那魁梧的身躯，英俊的面容。我和哈宝书紧紧地跟在周总理的后面，想和周总理说几句话。当快走近台阶时，周总理和外宾站了下来，转向群众。他一一询问身边的游客，当问我是从哪里来时，我涨红了脸，结结巴巴

地说：“我，我从淮安来……”总理那一双智慧的大眼亮了一下，用带有乡音的普通话笑着问我：“你是淮安人？”我忙点点头，总理将我介绍给外宾，并对身边的人说：“在这里，我遇到了我的小老乡。”说着便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摄影记者的镜头对准了总理和我：咔嚓咔嚓……这时周围的



图为周总理拉着曾树英的手缓步登上中山陵台阶时的场面，后面是围观的群众。顾巨供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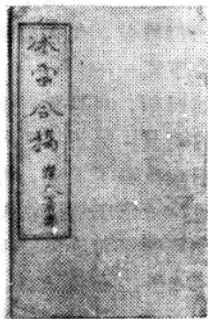
群众也越聚越多，总理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这个消息不要登报，也不要宣传。”说完后便拉着我的手同步拾级登上台阶，一边走，一边询问我：你父母身体好吗？多大年纪啦？家乡人民的生活情况怎样，你入党了没有？……我一一作了回答。当问到市场供应情况时，我

这个在家靠父母、在校吃食堂的人，就答不上来了。我既激动又惭愧，一颗心砰砰地直跳。总理见我答不上，便和蔼而认真地说：“青年人应该关心社会呵……”我使劲地点点头，心里在说，总理啊！您真是人民的好总理，您总是时刻关心着人民，关心着群众……。我的眼紧紧地盯着周总理矫健的身躯和亲切慈祥的面容，还想和周总理在一起多呆一会儿，还想再多看上几眼，但总理终于陪同外宾一步步地走远了。我站在横书“天下为公”四个大字的门楼前，久久地望着他们的身影，幸福的泪水止不住地直往下流……

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刻，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幸福。放假回家后，我将这幸福的消息，告诉了我的老父亲——七十高龄的老党员，父亲的泪水也流了下来，为自己的女儿祝福。他拽紧我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到底是故乡人呵，‘他乡遇故知’是人生一大喜事，你见到了周总理，闺女，这可是咱全家人、全淮安人的喜事呵！”二十多年来，我一直以这幸福的情景激励自己，牢记周总理的嘱咐。我是人民的一员，现在我所从事的妇幼卫生工作，就是遵照周总理的遗愿，为广大的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服务，我要和我的同伴为改变淮阴地区的妇幼卫生落后面貌，作不懈的努力，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周总理的英灵。

张冰、邵天雷及其《冰雷合稿》

郭寿龄



《冰雷合稿》封面 勋棠摄

南社作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进步文学团体，在鼓吹民主革命、谴责袁世凯复辟帝制等方面起积极的作用。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淮安文人志士参加南社的有十多人，其中有影响的，除淮安光复期间壮烈牺牲的周实、阮式两烈士外。当推张冰、邵天雷。笔者在“文革”前曾搜集到一本淮安南社诗人张冰、邵天雷合著的诗集《冰雷合稿》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此书竟失而复得，展卷重温张、邵的诗歌，感慨万千。近年来，在工作之余又走访了张、邵的子女亲属，查阅了有关资料。撰成此文，以求教于广大读者和学术界。

张冰（1883—1939），原名张紫文，又名张子文、字冰，一字余生，号雪抱。祖籍六合，祖辈在太平天国时期定居淮安。清光绪九年出生于淮安（当时为山阳县）

城内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。他少年时倜傥豪爽。放荡不羁。不愿读“四书五经”和八股文章。却喜爱舞枪弄棒。十六岁方入乡学，结识了周实、周人菊、邵天雷等人，并成为莫逆之交。

一九〇九年，张冰入南京两江法政学堂。此时，周实、周人菊等人也在南京就读于两江师范学堂。学业之暇，他们或聚首一堂，“豪饮不移”，议论时局变化，商讨救国拯民大计；或结伴游览名胜，吊古伤今，抒发忧国感时之情。就在这一年，张冰加入了南社，和同盟会人士取得了联系，明确了民主革命的方向和道路，并决心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。

一九一〇年八月，张冰由宁赴沪，参加在上海张园举行的南社第三次“雅集”。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“庶务”。从此，张冰与柳亚子、朱少屏等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谊。

武昌义旗高举，淮安旅宁、旅沪学生推选周实、阮式在家乡响应起义。张冰积极参加了光复淮安的斗争。清山阳县令姚荣泽迫于清王朝濒临崩溃的大势所趋，表面赞成光复，而背地与劣绅勾结，准备捕杀革命学生。辛亥农历九月廿七日，周实、阮式先后被杀害，姚荣泽又在城中搜捕张冰等人。张冰与周人菊因在前一天去清河“谒蒋雁行都督，请军政分府印”而未遭毒手。是日黄昏，张冰与周人菊返淮。

“闻两烈士噩耗，悲痛交至，拟覆命尸下，而搜者已至”。此时城门紧闭，于是张冰、周人菊在西门大街一烟店里避到午夜，二人从店中取一绳索，潜至城东南角，将绳拴在城垛上，缘绳而下。“越城以遁”，“非敢爱此残躯，将以为复仇计也”①逃离淮安后，张冰奔走于上海、南京、吴江等地，为周阮惨案平反鸣冤呼号、谋求复仇，做了大量工作。在南

社成员、同盟会实力人物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干预和支持下，周阮一案终得昭雪。

一九一二年，张冰步入政界，先在南京高等法院任推事，后出任浙江明州（今宁波）法院检察官。《冰雷合稿》中，有《明州苦久雨》、《登明州城晚眺二首》、《误入天一阁》等就是此时的作品。三年后，他离职返淮。一九一六年，张勋复辟期间，张冰被捕入狱，同时被捕的还有曹堂、许殿。因张谙武术，恐其逃脱，被钉上脚镣、戴上手铐，解往南京，此事在当时淮安影响颇大，一时街谈巷议、无人不晓。后经家属营救，又因张勋复辟在瞬息间即告流产而获得释放。“依本无辜枉被囚，临江寄泪故同流，伤心国事应求死，不忍慈帏为子忧。”（张冰《被囚》）^②。开释后，张冰在淮阴、淮安挂“张冰大律师”牌，执行律师事务。张冰在淮安城内及车桥均有住宅，他时常在农村闲居，以诗酒、围棋自娱，“饮露餐荷消暑渴，优游倍胜列朝班”，“日友酒徒拼一醉，逢人愧说是诗翁”。一九二七年，张冰再度出山，任浙江衢州、嘉善等地法院首席检察官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民党达官贵人纷纷逃往“大后方”，他不愿去武汉、重庆等地，遂携眷室幼子回淮。淮城被日军占领后，张冰移居乡间，一九三九年五月病死于车桥邓社（现属淮安施河乡）。

邵天雷（1871—1933），原名崇炳，号瓜慵，字肃庭，后更名天雷，号无妄，淮安车桥镇人，祖籍浙江余姚。邵氏幼时聪颖，十五岁即有诗文流传乡里。他在地方上颇有文名，一向以“饱学之士”自负，不屑于“仕途”，年青时迫于父兄之命，曾参加县学考试一次，因不满八股文而未能入泮（即考取秀才——编者）。此后他便

力钻古文，研读历史，成为淮上很有名气的学者、诗人。

一九〇六年，邵天雷与本镇刘端等人考入两江法政学堂，但因经济关系中途辍学，在扬州一盐号中做文职工作，以求生计。嗣后，邵天雷回家乡任润东学校（车桥小学前身）教员。当时淮东车桥镇上出现一批以周实、周人蕙、张冰为代表的思想激进的文学青年。邵天雷虽长周实等人十余岁，但他们常在一起切磋学问，邵天雷成为这些文学青年的师长和朋友。周实对邵天雷的诗文极为推崇，认为邵天雷的“诗、古文、词颇得先辈养一斋家法。”③周实在《与邵肃廷书》中，这样写道：“……承示大著诗文，讽颂再三，无任心折，虽未敢推为当代作者，然在吾郡可云鹤立鸡群矣。”

南社成立后，周实、张冰曾投书邵天雷邀其入社，邵欣然同意。一九一一年五月邵曾南下金陵造访周实、张冰等人，同乡、好友相聚于异地，分外亲切。此事邵天雷在《无尽庵遗集序》（作于一九一二年）中这样记载：“去年五月，江宁旅次访烈士于两江师范学堂，相与稍立平垂柳斜阳之际，流光易逝，人代全非，抚今追昔，回首有余痛焉！”周实也曾有《端午日偕同人游玄武湖》诗记之。

由于与革命文学青年的交往，又看到国是日非的现实，邵天雷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极为不满。辛亥农历九月，淮安光复前，周实由宁返里举事，张冰、邵天雷、周颂南（亦南社成员）“适在城，喜烈士之归，欢迎之未暇。而清江协军谋变，淮以东莫不戒严，仓卒之际，不遑晤语，天雷挨东门得出，孰意竟成永世乎！”④可见邵天雷对辛亥革命持欢迎、赞赏的态度，并对未能投入这场革命而抱终生遗憾。周

实在淮就义后，邵天雷作诗赞颂周烈士有“大略”、“奇志”。“生为万夫雄，死演革命史”。⑤还著文表彰烈士“不仅为吾乡之益友且士林学者之矩矱。”⑥

一场革命风暴之后，有的牺牲了，有的出走了，而邵天雷一直参加南社的文学活动。一九一四年五月，邵天雷曾赴沪参加在上海愚园举行的南社第十次“雅集”，结识了陈去病、叶楚伦、陈布雷等人，与众多文人雅士吟诗唱和，写下了“回首不堪家国恨，中原无术解群纷”的佳句。⑦回淮安后，邵天雷一面继续教书，一面著书立说，从此他的文名更高，享誉桑梓。1925年以后，邵天雷曾应苏北淮扬镇守使马玉仁之邀去盐城为马氏编撰宗谱，后又回原籍浙江余姚为邵氏编撰宗谱。

一九三一年，邵天雷由南社社友叶楚伦（时任江苏省主席）、胡朴安（时任江苏民政厅长）的举荐去上海（私立）持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，后因年高体弱辞职，一九三三年病逝于车桥镇，享年六十三岁。

一

张冰、邵天雷的著作甚丰，由于年代较远，迭经兵燹，大部分已散失了。张冰的著作，除《冰雷合稿》中数十首诗外，目前尚未发现。邵天雷的著作，据邵氏哲嗣观民老人提供有《剥庐诗文》八卷，《磨砚拾澹》八卷，教学于“持志”时，编有《群史大纲》、《周易通义》、《群经大纲》等不下数十万言。现在能看到的邵天雷的诗除《冰雷合稿》以外，还有散载于《南社丛刊》上的十多首，文有《胡女士

淑娟哀辞》、《无尽庵遗集序》两篇、《祭周阮二烈士文》等。

张冰、邵天雷是挚友，又常居车桥，张冰对邵天雷十分尊敬，邵天雷对张冰也极为赏识，《冰雷合稿》成书何时，诗集中无记载，郑逸梅《南社丛谈》编选的黄娄生（号病蝶，吴江人）赠张冰诗的小序中有这样记载：“别雪抱三载矣，乙卯（笔者注：一九一五年）秋，君自明州归淮，辱蒙枉顾寓斋……因赋七绝四首，以志感慨，即送其返车桥乡时，七夕前二日也。”张冰有《酬吴江黄子病蝶韵》载于《冰雷合稿》上卷篇末，虽然诗的编选并无时间顺序，但也可以推断《冰雷合稿》成书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〇年之间，再从装帧上看，和民国后出版的铅印线装书也是一致的。另从《冰雷合稿》邵天雷写的跋中，可以猜度，该书为张冰、邵天雷共同选辑，而由邵天雷定稿的。邵天雷长于张冰、文名也高于张冰，出于谦让，将张冰的诗置于诗集上卷，而将自己的诗放在下篇。邵天雷在《冰雷合稿·跋》中写道：“世道凭凌，人无固志，励节之士，沉沦下位，屈伏草野，亦固其所，譬禽鸟之幽棲山谷，未尝不鸣。《诗》不云乎，‘伐木丁丁，鸟鸣嚶嚶，求其友声，声之休戚，时所使然，责名定分，读其诗而知其人，因书其义，亦惟知言之君子察焉。”在辛亥革命后，二次革命又失败，袁世凯又搞复辟，当时中国政治的黑暗一如既往。屈伏草野的有志之士如张冰、邵天雷辈，只能慷慨悲歌，借诗以鸣其不平了。看来这就是张、邵选编《冰雷合稿》的目的所在。

统观《冰雷合稿》，张、邵的诗歌因时立言，都是发自内心的深切有得之作，所表现的是爱国救民之志，即使是一

些怀古或描绘田舍花草的诗，也借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之情怀，而极少绵缠悱恻、无病呻吟之音。就其诗歌的风格而言，张冰的诗与南社著名诗人高旭那纵横挥斥、不可羁縻的气势很相似，而邵天雷的诗则与陈去病、柳亚子抑郁悲凉、歌哭无端的情调出于一辙。试举数首，以一斑观全豹。

热血横飞满太空，精忠贯日化长虹；

只因了解平权理，不愿尊君愿大同。

——张冰《读南社十九集附刊怆然赋此》

自由花开忽摧残，叶叶枝枝不忍看；

我欲栽培无净土，劝他且耐十分寒。

——张冰：《有感》

诗里表达了作者激进的革命思想，决心投身革命的英雄气概以及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，愤怒地谴责了腐朽的清政府官吏扑杀革命志士的罪恶。

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以后，当时政权腐败，纲纪紊乱，官场上尔虞我诈，相互倾轧，官吏们纸醉金迷、营私舞弊。张冰虽然也是一名“小官”，作为一个正直青年对现实当然是看不惯的，他空有一腔热血，无情的现实与他为之奋斗的“共和”是大相径庭的，他在《次无妄姻丈、人菊、去非联句韵》中写到：

莫谓人天隔、长庚入梦星。卧看银汉碧，坐对夜灯青。
四野多新鬼，中原失典型，狂夫悲混浊，政客事优伶（原注：
交通总长某日招各长官演剧作乐）。斫地一狂醉，呼天百不
灵。伤时存直史，厌世梅传经，安得倚天剑，恨无吐水瓶
（原注：见扬雄《太元经》）。乐章比汤武（原注：新制乐

章比隆汤武），礼服效娉婷（原注：新制长官礼服为缙锦衫裙）。当代风云急，何时醉梦醒？边城征马瘦，商女舞衣馨。塞上悲笳动，秋边冷露零。阴霾沉大陆，风怒撼千庭。屈子遭残毁，史迁陷腐刑，清名污浊世，投赋弔沧冥。

看来，作者如果真握有“倚天剑”，定要砍尽那些为非作歹的新旧官僚；如果真有法术无边的“吐水瓶”，定会倾尽瓶中之水，冲刷尽前清的沉渣余孽，作者此刻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。

一九一五年五月，袁世凯与日本签定了卖国的“廿一条”。消息传来，张冰悲愤已极，他沉痛地写了《中日消息》：

传来消息痛肌肤，万里河山任借租；
华夏良夷悲壮士，荆蛮问鼎骸懦夫；
可怜古国孰无主，应惧生儿没作奴；
搔首问天天已醉，腥风血雨极模糊。

让我们再举几首邵天雷的诗歌。

荒城百雉咽淮流，露柝声声警夜愁；
大地龙蛇争逐鹿，年年风雨拜韩侯。

——邵天雷：《淮寓》

忆莼张翰，种菊陶潜；愿从二士，相将终年。

——邵天雷：《咏菊》

邵天雷长期执教鞭，以教书维持生计，他决心学习晋代文学家张翰、诗人陶潜那样隐逸乡里，潜心学问，“烟水渔竿过一生”的生涯。由于这种“隐逸”思想的支配，邵天雷的诗不少充满感世伤时的情调，表现了“无术制妖孽”的苦闷，常常发出“哀哀家国情，祸患岂今始”的感叹。他对晚明东

林党士大夫极为崇敬，对辛亥革命后中原军阀混战政治局面极为愤慨。

故明遗恨泪难乾，檀板银筝怨月寒。

壮烈轻生殉大难，小青饮恨痛孤山。（原注：著人菊、仲韶观明末遗恨冯小青剧）

蛾眉剑影横飞血，燕市筑音惨醉颜；

我本伤心还落魄，为君流涕泣江干。

——邵天雷：《海上杂诗》⑧

再如：

严城吹角破烟霜，隐约晴湖昼有光；

万岭雪残天目秀，隔江云聚禹陵荒。

东来甲楯怜勾践，南渡旌旗忆宋康；

寂寞钱塘门外路，一泓杭水咽兴亡。

——邵天雷：《杭州》

这首诗描写景物生动如画，诗人流连于山光水色之中，吊古伤今，情感深沉，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。

值得一提的是张冰、邵天雷与柳亚子的友谊。南社早期领导人柳亚子、高旭曾因社务意见分歧，柳一气之下回吴江，张冰曾去吴江用“激将法”敦促柳亚子回沪主持南社社务。

云路苍茫水接天，骚人宅傍水之前；

此身甘向山中老，不管兴亡只自怜？

——张冰：《梨花里访亚子》

柳亚子曾邀请社友、著名画家黄宾虹等人以他家乡黎里为背景画了多幅国画，画成后，柳邀南社同人题咏，张冰的题词是：